

史鉞

史鉞卷之五

臣道第三 賢臣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二帝三王之聖必咨四岳十二牧之臣以分理庶事故治國而民安以撫安百官致平事理大臣者燮理陰陽貫通天地以身管攝乎造化爲仁爲德爲下爲民以身關繫乎安危當言路者必進忠言任民社者必興教化豈徒欲其富貴安榮求役其私哉欲盡所當爲措天下之安也戰國之世宋鄭至弱也然華元子産足以立國齊晉雖強然管仲狐偃不能成覇功漢唐而降倶藉賢臣佐理堯舜君民致雍熙太平之治所謂廟堂柱石朝廷羽儀以危爲安轉禍爲福者也

風后 力牧爲將相 大撓作甲子 容成造歷

隸首作筭數　伶倫造十二律　榮援作十二鍾以和五

音六相共輔黄帝端拱無爲之治

重爲木正曰句芒　該爲金正曰蓐收　脩熈爲水正曰玄冥

句龍爲土正　火正曰祝融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七官輔顓頊而致治

羲和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五官步占天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示以折因夷隩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謂之八元　蒼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尨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謂之八愷

后稷名棄母姜嫄履巨人迹而有娠棄山林馬牛避非踐長而

播業農播種百穀以滋民生

契帝嚳之子母簡狄吞玄鳥卵而有胎爲司徒職而教人倫遂倫攸序

皋陶職士師以明五刑惟明克允凡陳忼忼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謨

夔典樂而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垂掌共工而庶事孔脩

龍職納言　益職虞師而山澤以時納言而帝命惟允

伯夷典秩宗而神人咸格當虞之世君明臣良吁俞都咈於一堂之上故海隅蒼生共爲帝臣內則比屋可封外則四夷來王而天下治

高宗傅說代胥靡爲版築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乃審象旁求得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不待敷奏其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以天下之大委於新進之卒以萬乘之尊屈於版築之賤君臣相孚切劘治道講明帝學進

之政事無不合宜號稱中興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滅商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

箕子以諫紂被囚武王釋之虛己問以天道箕子爲陳大禹洪範九疇封于朝鮮而不臣

周公旦武王之弟以成王幼冲攝行王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唯恐失之其居攝者權也豈得已哉奈何三監流言惑亂王室内挾禄父外連淮夷以窺閒隙周公不顧謗議推其忠誠出師東征誅三監以清内難已下之情未孚乃作鴟鴞之詩以自明洎大天亦爲九罭狼跋諸詩以美公德天亮示周雷動以威以彰公德公乃經營洛邑式化商民制禮作樂復辟於王作無逸之書儆王治已立政勸王用人七月之詩陳稼穡

召公奭為太保作旅獒之書戒王不貴異物所寶惟賢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同心輔政嘗巡行鄉邑聽訟於甘棠之下人懷其惠作詩詠之古今大臣知尊君之道其惟周召二公歟

齊管仲夷吾相桓公而號召天下其意若曰大義不可不明尊君之念不可廢諸侯之合則曰戴天下也狄之攘則曰安中國伐楚之師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葵丘之會不敢自卑而上致王人用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似有可取然規模淺狹徒為霸功非實有尊王之誠心不過竊義美沽仁之名孔子雖曰如其仁而麟經不書其名者聖意深矣

晉狐偃子犯出定襄以知義伐原以示信作執秩以正官大蒐以示禮出穀戍釋宋圍以成霸

晉武子士會趙衰荀林父荀偃魏絳俱竭忠盡誠尊王攘狄以
扶周家

德而尚義

吳延陵季札賢而讓國材而出使審音而知樂觀政而知人宗

吳伍員子胥復父讎而亡楚國懷死諫以冒吳誅屬鏤之刎不
存鴟夷之名不朽

晉叔向羊舌肸翼晉謀猷善術辭令建兵而不旆以要齊盟擢
甲而停車以服魯衆

鄭公孫僑子產善為辭令作丘賦鑄刑書不與宣子玉環以長
與齊人於溱洧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穆襄以來鄭無歲
不被兵子產受之以禮自固晉秦之暴不加焉

齊晏平仲相景公繁於刑踊貴屨賤告於公而省刑諫讒星之

脩德辭更宅與益邑以節儉力行推仁於三族恩及於國人晏

僕御為大夫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退楚國之兵

趙藺相如秦以城與趙易璧無意償城相如紿之曰臣頭與璧俱碎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缶豪氣凌強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齊魯仲連高節士也田單攻狄三月不克仲連曰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也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單厲氣巡城遂克狄燕將保聊城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射矢書說之聊城乃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海上秦攻趙魏魏王恐欲尊秦為帝仲連曰若欲帝秦連有蹈東海而死矣其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可謂善知仲

連矣

漢元功十八人酇侯蕭何平陽侯曹參宣平張敖絳侯周勃舞陽樊噲曲陽酈商魯侯奚涓汝陰夏侯嬰潁陰灌嬰陽陵傅寬信武靳歙安國王陵棘津陳武清河王吸廣平薛歐汾陰周昌陽都丁復曲成侯蟲達

漢丞相酇侯蕭何從高帝入咸陽收律令圖書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與民之疾苦爲治天下之本守關中定法令立宗廟營社稷宮室縣邑鎮撫百姓爲足天下之術薦韓信爲大將破魏擧趙降燕收齊滅羽垓下爲圖天下之要漢楚爭雄失軍則發卒補之乏食則轉漕給之爲取天下之資然不崇節儉以示軌儀乃營造宮闕啓孝武土木之工不作法制以固邦基乃買田地賤貰貸爲苟簡偷安之謀是以不得與周召太公而爭烈

丞相平陽侯曹參為將有野戰略地之功為相崇清淨無為之治徒遵蕭何約束制作之事無所增益惟務偷安乃詭言惠帝不及高帝。日飲醇酎使漢家制度至未備惜哉

少傅留侯張良智謀知道報仇強秦啗秦將毀其約結項伯而脫鴻門躡足以明韓封借箸以籌酈生之失還從湖上示天下無後心。燒絕棧道示項王無還意請封雍齒息諸將之爭勸都關中建金城之固求三人而破強楚招四皓而定惠帝乃其功名如弊屣其賢矣哉

酈食其責沛公倨見長者其氣已壯說沛公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形制其謀已強說田廣田橫罷兵歸漢其辯尤敏竟為韓信所忌以戕其身信可謂殘忍人也食其之智安在哉

陸賈使南越說尉佗聽命稱臣著新語勸帝行仁義成西漢寬厚之風有出使之才救時之術勸陳平結交周勃誅呂安劉有保國之謀諸呂用事不能力爭謝病免禍有保身之智

婁敬說高帝定都關中以建金城之安此計之得者說高帝以長公主與匈奴和親而呂后不免嫚書之辱文帝不免蕭關之寇此計之失者

叔孫通知高帝寵任武臣與弟子諸儒創朝儀知高帝欲易太子以死爭而正嫡知惠帝仁孝請建原廟獻含桃是通世務與時變化識權知變之士

梁王太傅賈誼有王佐之才議論慷慨可方三代名臣以文帝聰明之資必能有為故輔以詳辭之道惜帝溺於絳侯之讒不能決意用誼遂疎斥之雖不顯進用而暗行其策誼雖不進用

於一時而其策可傳於萬世何辜者哉

天子家令晁錯有濟時之策不幸死於讒人之口其請選練將士以制匈奴募民實邊以省屯戍當弱諸侯以尊京師其賢良之策著書三十篇皆當時急務請削吳楚七國之地以尊朝廷而袁盎因隙仇而讒誅錯錯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竟罹讒禍鄧公進言於景帝大悟而錯誅無救矣可不為善人惜哉

廷尉張釋之善論諫能持法貞亮君子也首言秦失漢興之由帝稱善虎圈嗇夫以口辨拜上林令釋之諫止梁王朝不下車釋之追止為廷尉帝欲殺渭橋犯蹕釋之以為當罰金帝欲族盜高廟玉環釋之以為當棄市非特立獨行灼然有見之丈夫能然歟

馮唐面攻文帝雖得廉頗不能用以為難尚守雲中以軍市租

盡孝子卒以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享賓客匈奴畏之而以家人子不知尺籍伍符上功差六級文帝下之吏削其爵是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雖頗牧復生不能用歟

諫議大夫汲黯贊直剛毅文雖不足而節有餘古社稷臣也視火河內矯發倉粟賑民有恤民之心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不可比隆唐虞請與匈奴和親以罷兵有直諫之節面質公孫弘懷詐飾智張湯深文巧詆田蚡衛青貴為外戚平揖不屈有剛正之義守東海淮陽政化大行有牧民之術居外郡戒李息不言張湯姦詐亂國有憂國之忠其才與功雖不及諸朝臣至於淮南王欲叛不畏朝臣獨畏汲黯非社稷之臣乎

賈山慷慨激發著論諫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請文帝尊養老之禮求輔弼之臣無與士財獵以附暴無縱民私鑄

以失主柄言雖激切文帝不加罰賢矣哉

鄒陽以貧游於梁以讒見繫獄中上書自明以為人主當監忠邪遠讒佞斥左右之言而用四方豪傑之士辭若不遜而抗直明切足嘉曰荊軻慕義白虹貫日而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策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卞和獻玉楚王刖之李斯盡忠胡亥刑之明臣忠而主信曰燕人惡蘇秦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中山人惡白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販牛齊侯任以國政明君臣遇合而洋辭不移可謂正直之士矣

枚乘方正辯博為吳王濞郎中王有逆謀乘極諫不用終見擒客於梁孝王聽羊勝公孫詭之邪謀乘以剛直爭無所濟惜其此時不見進用武帝以蒲輪迎之已老何及哉

戶牖侯陳平捐金以疎亞父躡足以封齊王勸遊雲夢而擒韓信間說閼氏而解平城凡六出奇計荅文帝問決獄錢穀云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附百姓撫四夷得大道然多陰謀非正道

典屬國蘇武自古勇使之才曰辨曰勇曰節然辨可能勇可能而大節難也武抗節不屈出萬死一生卒全忠義豈特辨足以折驕倨勇足以挫強禦而已三代而下一人焉爵以列侯酬以萬戶何多哉秩不過二千石錢不過二百萬於功臣豈不薄哉孝宣興感圖形於麒麟閣晚矣

江都相董仲舒承滅學卓然特立究春秋之淵微明王道之終始陳天人之策正誼明道之言西漢一人而已惜武帝喜奢侈慕神仙寵公孫弘之諂諛張湯杜周之苛刻主父偃吾丘壽王之變詐而不專任仲舒黜爲江都淮南二驕王之相雖有王佐

之才不究用可慨也夫

卜式初不知書而天資仁厚朴忠發言操行煞與古合其推田宅財物與弟義也匈奴多事願輸財助邊忠也渾邪等降縣官之費待錢二十萬以給官牢緣氏民便之爲齊王相會呂嘉反請與子男死之賜爵關內侯爲人如此彼以文華今世者曷若忠厚之輔治哉

倪寬以通經好古名而守正不阿無間也爲張湯奏讞獄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是深文巧詆寬不能正反文其非武帝窮兵黷武寬不能諫從而道之其待於經亦末矣然爲民牧能勸農桑開漕渠雖無匡君之術而於牧民之道亦庶幾云

張騫鑿空通西域而烏孫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諸國皆內附遂斷匈奴之右臂以致單于孤特遠道有功制敵而又忠信初使

月氏羈留十年持節不屈為人強大蠻夷愛之議者曰騫通大
宛致汗血馬漢歲求索至驅百萬衆罷弊中國為騫啟之不然
中國之患莫大於四夷四夷之強無逾北狄騫能分其勢至於
背中國求駿馬武帝之侈心也何預騫哉
終軍年十七辨博能文其慷慨奮發徒步入關棄繻不受欲以功
名富貴其志可知上祠雍得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
出軍言野獸併角明同本也衆枝内附視無外也此應當有夷
狄蒙化後匈奴渾邪王果降有識矣當使匈奴盡猜虜氣書吉
凶於單于之前上奇之兩越與漢和親請長纓出使羈致闕王
有才矣不幸遇呂嘉之難莫盡其設施惜哉
東方朔人議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依隱玩世詭時不逢為滑
稽之雄不然朔雖恢諧多端概德似隱而納規進諫多可取迹

其陛戟於前。數董偃之罪，數陳泰階，闢壽王之議，嘉孝文之儉德，唐虞之治不難。自古滑稽若淳于髡止威王長夜之飲，優孟規楚莊葬馬之失，優旃諫秦皇興苑之役，敬新磨規莊宗田獵之過，因詼諧樂恃祸，安可盡少之哉。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子孟輔漢，其忠矣乎。漢武之世，名臣衆多，光於其間不過小心謹慎，無諸子之長，終受遺詔安社稷，功卓出諸子，何哉？光能秉義從忠，蒞然莫奪，勛冠群臣宜也。其任漢室之寄，擁昭帝之微，摧燕蓋上官之謀，覽賢良文學之議，順民心而議鹽鐵，以成始元元鳳之治。昌邑昏蒙，從宜廢之；孝宣明斷，從而立之。緊漢祚於累卵之危，措於太山之安，雖伊周何加，其忠大矣。雖忠矣，而不學無術，昧於幾微，以昭宣之明不歸政，卒致陰妻邪謀，立女爲后，身殁未幾，宗族夷滅，非貪權

固位之過歟甚矣不可不學也

侍中金日磾武帝命霍光輔幼主光自謂不如日磾宜有大過人者故其傳可稱者不過禽河羅之首拜甘泉之像而已光能任漢室之寄處廢立之分擁昭立宣位居師保功擬伊周豈日磾比哉然日磾所守光不及者日磾在朝承詔輔政則固過之有功封侯屢辭之光則權重位高終不能退日磾之子戲宮人則殺之帝欲納其女則辭之光之隂妻邪謀立女爲后悦以從之上欲任日磾之子光引約止之而光之子孫受封不辭是日磾之功不及光而忠謹篤故過之也光死族滅日磾七世內侍其有自哉

臣道第四 賢臣

侍中張安世以篤行用爲右將軍以定策孝宣功次於霍光小心畏忌典樞機謹慎周密内外無閒每定大政已决輙移疾聞詔乃驚有所薦舉人謝輒拒之有郎功高當調不待言而遷之故帝嘉其慎密外尊憚霍光而内親安世禮隆於光所以累世貴寵比於外戚然躬身過儉而内治產業殖貨富於霍光於清白之節則少虧也

杜延年忠足以事君才足以臨民承武帝奢侈之後勸霍光脩孝文政以節儉寛和舉賢良罷榷監鐵預定策立孝宣其忠如此爲北地太守選爲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其才如此丙吉稱其在已右然得賞賜賂遺數十萬清節稍虧子欽深博有謀

崇論宏議拯天下安危利害陳女戒於建始之初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可謂善繼善承者也

龔勝龔舍相友善著名節好學明經一時剛潔之士勝為諫議大夫言制度大奢刑罰大深賦歛大重時董賢得幸附之者取封爵勝獨言其過丞相王嘉坐罪勝正其議王莽居攝告老歸家舍拜太守免歸莽招勝不受遣使至卧疾不起以印綬加身推去其大節過人遠矣

丞相韋賢與兄子玄成質朴謙遜篤志力學明經拜相封侯可謂盛矣而賢以經授帝與謀立宣如元成之陽狂遜爵黜侯白劾固為當時所推而其相天子不過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敷成務而已至貢以名實皆持祿固位放訶說之譏惜哉

丞相魏相有三識其略遵故實達時令而已時匈奴寇邊帝欲

擊之相諫曰兵義者王兵應者勝兵忿者敗兵貪者破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遂止又言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遂陳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與治二十三事上從其策又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四時之治謂天子之義必取法天地而觀先聖高祖用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宜選明經通陰陽者各主一時以和陰陽然原相所以輔佐孝宣中興之稱職者皆奉行故事之效歟

丞相丙吉於宣帝有保全之恩倡立之策議如狄懷英者終不自伐帝知而加封爵又固讓不已而受之其德量深厚無有也君相位寬大好禮遜務掩惡揚善掾吏有罪不稱輒予告不按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馭吏醉酒汙車茵亦不斥因得知邊塞

警急郡長吏能否勉勞之出逢清道群鬭者死傷不問逢牛喘問之以爲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疾篤上問所代稱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法詳平太保陳萬年事後母孝其知人如此宜其子孫絕而復續也

司馬相如以辭賦稱爲文豪當時無比考其辭意序述田獵之樂與夫封禪告功皆啓導人主窮極侈靡好大之事其末乃歸于節儉如終日奏鄭衛之音曲終而進雅樂其故何哉居官不事事非忠以色自累非智使西南夷罷於避役非仁夸耀鄉里非義是文有餘而行不足

司馬遷子長貫穿經傳紬繹古今自黃帝迄漢武二千五百年原始要終見盛觀衰作本紀明帝王之迹表以次年代之序書以述禮樂律歷兵戎祀事世家載股肱之任列傳紀立功之臣

文直而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贍而不華質而不俚三代以降識筆之任無出其右然究其是非自相抵牾於聖人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項羽之暴虐奬於帝紀陳涉之叛卒奬之世家孫叔敖鄭子產有輔相之才奬之循吏至於網羅天下訪求舊聞盡古之變成一家之言使學者有所統一有補於世六

王褒與司馬相如楊雄皆起西蜀作爲詞章富麗溫雅褒嘗剌史作中和樂職詩以宣風化之廣被應宣帝之詔作聖主得賢臣頌以明君臣之相須其後數奏賦頌以諫人君田獵傳奕之虞其文皆有補於世豈虛詞濫美之比哉

夏侯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洪範傳號稱名儒然以敝罰常陰言臣下有謀其事經驗而不免夫億則屢中嘗見出道上語雖

可傳而不免譏事不密時孝宣欲褒顯武帝功烈為立廟樂勝曰不宜雖守正不阿未免陷於縲絏豈通儒哉

趙廣漢之守潁川首誅大姓原褚郡中震慴又令強宗大姓相仇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尹京兆善為鉤距以得事情盜賊雄俠吏受賕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謀共刼人語竟即捕之亭長戲言莫不先知為政專厲強壯見事風生發姦過伏如神明然雖能吏而不免扶姦怨以此敗疑蘇賢榮畜之忤己以法論之且誣丞相以殺婢之過相脅制卒寘誅戮能致吏民數萬代死者威制豪強以恩小民爾

尹翁歸自謂文武兼備所施設則剛明為市吏雖霍光之族莫敢犯為都督郵則長吏被罪莫有怨為郡守廷尉于定國莫敢干以私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否姦邪各記籍收取縣吏豪

民按郡以一警百首論大猾許仲卿弃市爲右扶風選用廉平接待以禮縣有名籍如治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猾任刑法而温良謙退不驕矜歿後天子下詔褒揚而重賜其子况云

韓延壽爲吏尚禮義敦教化聘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治學官守潁川以禮讓变告訐之俗守東都置正五長數孝弟姦人莫敢入吏或相欺引咎自責人自愧悔守左馮翊閉閤思過息詞訟推誠待人不忍爲欺而爲蕭望之案其放官錢遂及誅戮非宣帝明察之過歟子長公

張敞子高非惟有吏才而善論諫昌邑王不法諫不從昌邑果廢霍光奢其子禹復爲大司馬敞以議世卿爲諫霍氏果敗太后出獵敞諫而止治膠東設賞格令相捕斬大賊解散尹京兆召偷盜酋長諭以法意而盜息治冀州捕格賊首而盜息京兆

久任而稱治。史稱其發忠進言條教可觀善矣而乃乏焉章臺爲婦作憮眉不免輕脩枉法論殺掾絮舜不免挾私所以非師傅之器

王遵文武自將健于吏職所在必發其剛果守安定一月閒盜張輔姦贓百萬爲護羌校尉以千騎奔突羌人萬衆爲益州刺史疾驅九折坂以示其忠爲東平相以勇氣折王之驕上其過爲司隸校尉奏匡衡不白石顯姦邪爲京兆廣設方略誅鉏盜賊守東平以身當金隄河渠之衝而安衆心然爲吏詭譎不純失於殘忍所以屢廢又坐廢也王鳳徐明三老董尋薦之其亦安集人民者邪

雋不疑見直指使者暴勝曰凡爲吏大剛則折大柔則廢恩威交濟然後樹功揚名。其尹京兆捕僞稱衛太子寘諸法帝嘉之

曰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謂不及漢家三輔得賢如此

于定國其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孀居守節而養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姑死繫獄誣伏于公爭不得婦死枯旱三年于公白郡守祭婦墓遂雨于公自言治獄有陰德後必當興其子定國果由御史大夫拜相國人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疏廣疏受爲太子大傅少傅廣年老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有後悔乞骸骨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與族人賓客相娛樂或勸廣爲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其知止足者矣

蓋寬饒次山亭厲剛直不要之以[illegible]是以殺身爲中大夫[illegible]
行風俗也多稱舉貶黜爲司隸校尉刺舉無回避奏張安[illegible]
其權爲衛司馬戒許伯之侈第劾檀卿之沐猴然其言好奸邪
上意強以不用難聽之語張雍容有禮爲吏刻深喜陷害人故
終坐獄自殺張剛直之尤過歟

黃霸守潁川詔下選良吏分部宣布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
孤窮勸民爲善防姦邪謹耕桑恤鰥寡節財用盜賊屏息獄無
重囚鳳凰神雀來集及守京師政聲無聞與望大損其才長於
細務而不諳大體治尚寬厚而少剛嚴深求拊功名損於治郡
宰相之任務存體要霸以吏才勤之故傳之循吏云

龔遂守渤海時歲饑盜賊民迫飢寒遂悉罷捕賊吏持田器者爲
良民持兵器者爲盜賊開之賊棄兵持田器賣劍買牛賣刀

貫積開倉賑恤勸課農桑百姓富實獄訟止息賢矣哉
蕭望之長清議論通達抗節剛正初見霍光責以六行周公吐
哺之禮建言夏日雨雹譏霍氏專權以開剥傷化折張敞贖罪
之議以夷狄背盟止公主臣降烏孫以春秋不伐喪遣使弔匈
奴而單于稱臣且請待單于不臣之禮又請出恭顯而待以
賢明之選為御史大夫議三公非其人為大傅以經術授太子
宣帝寢疾命望之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數言治亂陳王事多
所弼正卒懼讒謗而殞其身有輔佐之能不得保身之哲也
何並子廉為長陵令劾奏太后之親侍中王林卿殺人罪殺之
守潁川奏廷尉鍾威受千金贓之罪誅翟陽輕俠趙季李頴
漁食閭里縱橫郡中既亡而追捕之又治勇猛曉文法吏十人
貴王法者之罪非勦數浸害嚴而不殘亞於尹翁歸者也

匡衡通經術而無大臣之節。嘗言時俗薄奏請弘道德而率天下以傳昭儀定陶王過寵請明后妃嫡庶以齊家。又請崇設法宣政事。成帝即位無所建明請究六經之旨歸。而通貫天人。數陳便宜雖經術有餘而相業不足。石顯專權不敢匡正反曲事之成帝欲蓋前非。乃追條前惡為王尊所劾後因地震免為庶人可謂有經術而無大成廉潔剛方之節也

薛宣初為長安令。治有名守臨淮政教大行守陳留賊盜禁止為左馮翊揚湛謝游貪猾不遜宣責以書揚湛印而去擢御史大夫代張禹為相居位煩碎不知大體遂見冊免蓋宣雖有吏才而無宰相之器自古才難如此

朱博初為櫟陽雲陽平陵三縣令。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刺冀州行部駐輿突遮門五百人罷去如神刺并州亦遣發病後遷

遂使用豪傑大夫守左馮翊發起盜賊遣吏督戰慓悍為廷尉決獄
姦深然居官多武譎綱絡少愛利敢誅殺尤惡諸生。及拜相阿
附傅太后及弟傅喜。如何武傅喜之忠鯁罷歸傳請奪其侯爵
以順太后。懷姦罔上卒以自殺。又誰亂哉
翟方進子威。初為丞相司直劾司隸陳慶不以禮見丞相劾辛
慶忌諂事貴臣時起昌陵貴戚子弟為姦劾方進按大姦贓數
千萬為京兆擊搏豪強從丞相舉奏牧守九卿無所回縱器能
有餘。兼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而內行脩飾。然
多懷怨挾私無宰相宏大之量。終以天象視變賜策自裁宜也
何武由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時舉奏行部先即
學官見諸生問得失次問墾田。次見郡守。為人仁厚喜進士。為
楚內史厚兩龔。為沛守厚兩唐。每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何素屬其嫌而不薦王莽求公常而不舉群臣舉莽爲大司
武堅執不可及拜大司空而舉奏苛碎不合衆心卒以冀兜後
爲莽所誣陷自殺惜哉

王嘉由大中大夫守九江河南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封新甫侯
爲人嚴毅有威重哀帝欲變動朝政嘉力諫之會董賢嬖寵嘉
極諫止以此忤賢逮繫獄不食而死後追謚忠侯

召信臣守南陽躬勸農耕開渠灌溉民蓄有餘致民節儉其化
大行户口增盜賊息獄訟衰民稱召父後爲少府奏罷禁離宮
省樂府黄門倡優之戲及狀法飲食器省費數十萬有大臣之
節豈專爲循吏哉

申公魯人年八十餘王臧薦安車召至問以治亂對曰爲治不
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帝默然

文翁性仁愛好教化守蜀郡變以儒雅選小吏詣京師受業博士乃起學館於市中以教子弟補郡縣之吏使蜀地化為齊魯天下立學自文翁始

直不疑為郎有同舍誤持其同舍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償金後同舍歸金亡金郎大慙

主父偃上書得幸一歲四遷拜為郎中大夫衛青之薦也嚴安徐樂亦以上書拜為郎

石建石慶為御史大夫拜丞相時國家多事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丞相慶醇謹而已

嚴助吳丘壽王朱買臣枚皋終軍並以上書進用與大臣辨論大臣數屈

王成為膠東相治有聲賜爵關內侯

鄭弘字稚卿爲南陽太守著治蹟拜御史大夫又字巨公宗逕

泥沕麗夾輔後爲太尉

梁丘賀明易經以功書像麒麟閣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人顓門春秋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

范昆張德暴勝之王賀俱以綉衣直指使者持節按部威振州郡

揚雄字子雲少好學博覽默識作太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作訓纂以法史其辭賦與屈原宋玉司馬相如並驅爭先惜未聞聖賢之道易與論語奚可以準之哉多見其不知量也當漢世官僅至執戟郎不得列大夫之職而王莽竊位得淫大夫嗚呼雄之天資絕倫學問該博使得孔孟爲之依歸正其謬而曩其偏西漢一人而已此朱子所以貶之也

劉向更生博通諸經擢諫大夫校書天祿閣著說苑列女傳上疏言王氏專政封彭城伯

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吏民信向

光武徵爲尚書典定舊制又爲司直行大司馬事鎮守京都

史鉞卷之六

臣道第五　賢臣

太傅褒德侯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與人無競鄉黨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嘗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爲欺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河南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都丞密人涕泣從之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爲太傅褒德侯誠所謂名冠天下受天下重賞也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光武問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守潁川迫帝城帝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

張湛守漁陽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劉昆初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叩頭火尋滅守弘農虎負子渡河而去帝嘉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曰偶然耳帝曰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郭賀為荊州刺史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以章有德

宋均守九江恬淡無為百姓安業地多虎暴民設檻穽而滋多均曰江淮有虎猶北方有雞豚今為民害咎在殘吏張捕非也務退姦貪進忠善可去檻穽除削課無復虎害帝聞嘉之賞徵以樞機拜尚書令

廉范叔度守蜀郡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毀削先令儲水防災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襦今有袴

朱輔刺益州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王化所未被正朔所未加白
狼槃木等百餘國皆納貢稱臣王唐菆作詩頌漢德輔使譯而
獻之

陳寵章帝時政尚嚴切寵拜尚書令厭前世苛欲從寬厚上書
求蕩以寬言為政猶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宜蕩滌苛法以濟
民生從寬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其言事從寬厚

第五倫為京兆掾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上疏言光武
承王莽之餘為政嚴猛吏以酷急亡國務亦以苛法自滅亡蓋
之倫雖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言務依寬厚云

馬廖太后從兄宮衛尉恐其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傳曰吳王
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

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言雖如戲有切事實太后納之

韋彪為大鴻臚陳事者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吏事寖疏咎在州郡下朝臣議彪曰國家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夫人才行少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在選二千石二千石而用賢貢舉得人矣

楊終上疏請罷邊兵陳寵上疏請除苛法楊終復言請議定五經章帝嘉納舉行

宋弘字仲子為大司空以清行著聞封宣平侯光武妹湖陽公主新寡慕弘歲餞帝問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杜詩字公君遷南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尊以德望爲理政有三異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雉馴雉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雉不捕河南尹袁安以聞上異之

朱暉守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坐法家居蒲幸死召爲尚書僕射尚書張林請自煮鹽備均輸法暉固執不可其公正強直如此

班彪隗囂問以承運迭興之事彪曰周之廢興與漢異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末流有從橫之事漢承秦制改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有暫年之柄又著王命論云堯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神器有命不可以致力而求漢承堯祚據火德有赤帝之符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冑可安虛訬

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卒殲滅伏質葅醢分裂況么麼不及數子欲闚姦天位乎其讜言宏論足以判姦臣之志旃哉

樊準為尚書郎殤帝時儒風寖衰準上疏曰人君不可不學光武受命雖情古典游意經藝多徵名儒讌會論難化自聖躬流及衰荒今學者益少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臣請下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太后納其言可謂知為治之本矣

仲長統當安帝之世太尉徐防以災異策免統上疏曰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故不任三公事歸臺閣由此王公備員然政有不治必加譴責而排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求舉為災皆賊宦所致反譴三公欲收其功於國家績加生

民難矣若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可分此罪使特能用其言安得使李固杜喬陳蕃竇武諸公受禍而漢祚亦隨之而亡也悲夫

楊震伯起孤貧力學明經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秀才王密昌邑夜懷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性公廉子孫蔬食步行或請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時館者及安帝乳母王聖用事譖訴於震不從其排讒誣策收印綬遂[illegible]之日名士來會大鳥高丈餘喪前俯仰流涕天之不祐善人如過悲夫

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為三公朝廷倚賴為重地廣民增蠻夷賓服丁鴻魯恭韓稜皆一世名德稱為治平

黃瓊以變事徵李固遺之書曰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政多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士其實難副俗論與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官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言事上采用之時梁冀被誅瓊居相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尊仰

李固郃之子聰敏好學涉遠求師究覽墳籍時稱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守泰山杜喬奏固政為天下第一為將作大匠太后委政所言多從黃門宦官為惡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梁冀忌疾之策免誣與賊劉鮪通逮繫下獄死焉

杜喬嘗爲直指使者行部表賢良忠勤收貪汙姦猾號爲固並
拜太尉同心輔政固廢死中外喪氣群臣側足而惟喬特然正
色不撓朝野屬望後以地震免梁冀誣與賊劉鮪通請逮繫
大后不許冀覺之附己喬不從收斃於獄中與固俱亡漢祚由
此殄瘁哀哉

王龔知名當代好賢薦士引進黃憲陳蕃
荀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宗師之爲朗陵相治事明治稱爲
神君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第六子爽字慈明名望尤重人
稱其里曰高陽同郡韓韶亦尚義發粟以賑流民
陳寔仲弓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人曰寧爲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短嘗訪荀淑長子元方將車
季子季方驂乘孫長文幼抱車中淑八子更侍孫彧幼抱膝上

太史奏德星見有賢人聚寔實為太丘長同里鍾皓陳寔荀淑
俱有德稱潁川四長
崔寔初舉獨行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政論言宜
帝嚴刑峻法破姦邪之膽海內清肅效優孝文元帝政寬威權
隨奪漢禍遂基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以
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司馬光
曰崔寔之論矯一時之枉非百世通論愚謂世有君子小人待
君子必以德教待小人必以刑罰用之在術其宜
劉寵守會稽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
老叟各賫百錢送之曰明府在官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扶
送寵曰政何能及公言人選一錢受之後拜大司空
楊秉嘗尹河南以忤宦官得罪後拜太尉立朝正直人不敢干

以私

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年未冠荀淑異之曰吾之師表謂袁閬曰子國有顏子閬曰吾叔度邪戴良才高倨傲見憲必正容其母曰汝從牛醫兒來邪良曰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陳蕃曰不見黃生鄙吝復萌郭泰曰袁閬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氣象溫厚崖角渾然卓乎鴻鵠在燕之羣初舉孝廉辟公府後為汝南太守王龔所辟到京師還四十八而終如此碩人不用夫世漢祚可知矣

劉寬為東海相歷典三郡溫厚仁恕倉卒中無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以蒲鞭答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慰以農里之言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從化尚書令賢而有德者也

竇武當竇太后臨朝武爲城門校尉定策立靈帝與陳蕃胡廣並
錄尚書事戮力王室白太后誅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太后猶
豫節知之矯尚書作詔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捕收武武不受
詔甫將羽林兵千人圍武武自殺收族姻賓客殄誅之遷太后
於南宮烏乎幾事不密則害成中宦之流毒如此有國者可不
監諸

陳蕃竇太后之立蕃有力焉后臨朝政無大小委於蕃蕃徵名賢
李膺杜密共參朝政天下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朋比
專權濁亂四海會有日食之變蕃謂竇武曰昔蕭望之困於一石
顯今曹節惡猶石顯白太后誅之謀泄反被王甫收蕃送北寺
獄殺之

李膺與陳蕃陳琳俱舉茂才異行由郎中拜司隸校尉小黃門

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不法畏膺威嚴逃歸兄家合柱中膺
知而率吏卒破柱取朔附獄殺之由是黃門常侍屏氣不敢出
時朝綱已頹膺獨持風裁士被其容接名爲登龍門河內張成善
風角子殺人膺收殺之成交通宦官令其弟子牢脩告膺等養太學
游士諸郡生徒爲部黨誹訕朝廷亂風俗詔收捕太尉陳蕃曰所
案皆人譽忠臣不肯署帝怒逮下膺等黃門北寺獄連及杜密
陳翔陳寔范滂輩二百餘人陳蕃亦免竇武上疏言膺等稷契
伊呂之佐虛爲姦臣賊子之誣枉遂得解放歸禁錮終身膺雖
廢錮士大夫希慕更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陳
竇用事復舉膺等陳竇敗膺等復廢侯覽皆部諷有司奏諸部
黨鉤黨上幼問何謂鉤黨曰黨人欲爲不軌又問不軌對曰
欲圖社稷因此奏或謂膺宜去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節

也去將安之詣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為弃正人邪人不兩立無如漢季正人雖多不足以勝邪人者謂非天欲天不祐漢故甚此禍後之有國家者宜深鑒於斯

郭泰林宗博學善論議陳留符融一見嗟異介河南尹李膺相見曰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華夏罕儔與定交名震京師還鄉送車數千輛與膺同舟人稱神仙范滂曰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仇香以不行署為主簿泰謁之留宿泰聞鄉人之死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識高甚洪才優處遠避好成不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行故濁世不及禍謂非有道之士拔類出萃若乎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生茲不辰遭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

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
障其流而叩其瀾嘘枯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傳林宗傳范滂
名登龍門同仙舟就下坐與月旦評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
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
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私相品題
自訌禍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天地一網罟高飛竟
何益卒之禍延朋友殃及無辜諸君自取之也
范滂孟博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
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望風解印綬去守汝
南以部黨徵赴獄就訊三木囊頭暴於階下曰身死之日埋於

首陽山下，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初就捕，母與訣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憾。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聞者流涕。賢哉此母，安得有此子！悲夫！

張儉因黨人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咸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所經歷伏誅十數，連坐徧州郡，宗戚殄滅，郡邑傷殘。與魯國孔褒舊，褒弟融匿之。事泄，收褒、融送獄。融曰：藏儉者融，當坐。褒曰：儉來求我，非弟之過。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竟坐褒。衆黨禍解，儉還，為衛尉而終。孔氏一門，母子兄弟，孝慈友義，亙古所稀，不愧聖人之後。

史弼為平原相。詔下舉鉤黨，郡國連奏百數，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從事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
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史弼誠君子人也能以身任
禍非特立獨行卓然有見者能如是乎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
有盜殺人者城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史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致其罪賊聞之亦
面縛自首由是養子者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子曰賈非
慈仁者乎
曹鸞為永昌太守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
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災異水
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詔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
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鸞可謂癡

慨烈丈夫義理所在雖死不回於是可見東漢節義之風何如此者謗諂面諛者能無愧乎

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其嚴毅剛方與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張綱守廣時梁冀專權綱當按部埋其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蔣琬費禕董允俱仕蜀漢爲侍中尚書能負社稷之重稱其忠死節之臣繼諸葛以輔政

龐統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徐庶謂先主曰士元爲鳳鶵非百里之才與諸葛同被徵

臣道第六

孟昶為兗州刺史魏明帝舉才德兼備司馬懿薦昶昶為人謹厚名其子姪曰渾深默沈戒以書曰欲汝曹顧名思義能屈而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禍福之機人或毀己當退脩於身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

晉江統為太子洗馬時戎狄亂華統以為宜絕其原作徙戎論曰戎狄之性貪婪凶悍不仁弱則畏服強則侵叛其強也漢髙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其弱也元成之微單于入朝有道之主牧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犯而不加遠征期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魏誠

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今者當之已受其敝關中帝王所居戎狄不宜在此
因其衰敝遷之畿服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為禍滋蔓暴害不測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計為長也朝廷不用竟貽戎狄之禍主辱國亡哀哉痛哉
王導初以安東司馬輔元帝於建業說以謙恭待士儉以足用
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收用賢俊辟掾属百餘人刁協卞壼陳
頵庾亮桓彝周訪陶侃劉隗周顗賀循紀瞻顧榮祖逖等皆一
時文武全才初桓彝見元帝微弱謂顗曰帝單弱如此將何以濟
既見導曰江左有管夷吾無復憂矣於是與有根本之功方元
帝居藩導知其可輔陳以興復之道傾心推奉其功一也西都覆
沒四方勸進王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顧導固爭異議遂沮

其功二也及輔朝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偷安之計力且大立規模屢遣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絕士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議故桓彝見其亟談將士而輟憂周顗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淚其功三也是以賢士覺進吉姓歸心荊揚晏安戶口殷實以正色直諫匡扶人君仗大義公忠誅討叛族保江左立國百年謂非中興根本之大功歟惜其見事不明負周顗於地下為不足也

祖逖少有大志渡江見帝為祭酒逖請將兵以復中原帝無北伐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度江擊楫誓曰不能復中原有如大江逖既得五千人鎮雍丘擊後趙加鎮西將軍與將士同甘苦撫納新附河南多叛歸石勒患之百計求通好後以戴淵為征西將軍

鎮合肥逖以淵無弘識而相統攝意快快感憤而卒自是王敦聞逖卒無忌憚遂敢猖狂中原不復廓清者由元帝之卑弱無氣之過也

劉琨與祖逖同寢半夜聞雞聲逖蹙琨曰非惡聲也因起舞琨與逖齊名自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懷愍時為并州刺史琨由軍長史叛降石勒并州刺史段匹磾時在薊城遣人邀琨併率眾赴薊與匹磾歃血同盟甚戢晉室有欲襲取薊者遣書請琨為內應為邏卒所得而匹磾不知也竟為匹磾所殺

溫嶠初為劉琨所遣使江東母不欲嶠絕裾而去既至不復得北歸終身以為恨與元帝為布衣交迨明帝為太子王敦惡而欲廢之嶠極力調護拜驃騎將軍與王導共誅王敦又與庾亮共起兵討蘇峻斬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庾亮嘗謂蘇峻必懷不軌亮欲徵之王導溫嶠皆以爲不可亮不從峻竟反發兵將陵亮亮率師拒之未及陣而兵潰亮奔尋陽邀陶侃共討峻峻敗伏誅峻平亮泥首謝罪求鎮外郡都督江荊諸軍欲開復中原請移鎮石城遣諸軍布江沔謀伐趙詔不久卒于武昌

卞壼以中書令輔成帝蘇峻舉兵陷姑孰壼督兵力戰死二子隨之母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

謝安少有才名不就徵辟自高卧東山之時已有公輔之望桓溫深禮重之溫初赴山陵王坦之與安一見流汗沾衣倒持手版獨安氣意溫閑不爲少懾坐定數語如擾龍馴虎有以折數人而奪之氣安之爲政不存小察弘以大綱鎮以和靜御以長筭方之王導英氣過之符堅以百萬之師次淮淝將帥各當其任卒使風聲鶴唳聞者心寒八公山草木見者膽喪符秦之師一

敗弗振其德量寬弘真王佐之奇才

殷浩抱贊世之才時人方之管葛王濛謝尚伺其出處卜江左興亡語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然用違其才石虎死關中大亂用浩蕩平關河致山桑之敗朝權一歸桓溫矣與浩齊名晉用浩以抗溫其敗也溫勢浸熾大阿之柄全歸於溫

長孫無忌拜大司空辭曰臣忝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遂以為太子太師太宗疾太子侍詔無忌褚遂良曰太子仁孝公輩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無憂我死勿令讒人間之高宗立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無忌遂良苦諫上怒引出之武氏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抹兒之後許敬宗李義甫誣奏遂良無忌謀逆安置黔州遂殺之

房玄齡由弘文館學士拜左僕射明達吏事輔以文學用法寬

平上每與玄齡謀事玄齡曰非如晦不能決及至卒如玄齡謀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長孫后疾玄齡以譴歸第后言無故勿棄之褚遂良亦言玄齡翼贊聖功決策社稷勛勞為優不可以小過棄舊勛上召出之玄齡疾篤謂諸子曰東征不已群臣莫敢諫上表言陛下決囚三覆五奏素饍止樂者重民命也驅無罪之人委之鋒刃獨不愍乎以太子太師梁國公致仕薨上臨視悲不自勝

杜如晦大賢與玄齡同一人承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能興朴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而完可謂賢宰相矣柳芳云帝定禍亂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義持衆美效之君如晦任事日淺君明臣良志協議從相咨以成千載之遇理致太平為唐宗臣

魏徵剛直敢言太宗信任之展盡底蘊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賜絹三百匹上得佳鷂自臂徵至匿懷中徵奏事久不去鷂竟死上語及教化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乃勸撫生民斗米三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上曰魏徵勸行仁義旣效矣上欲封禪徵諫曰勞百姓崇虛名上怒曰殺此田舍翁長孫后具服賀曰主明臣直上悅歲旱徵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不克終十條賜金十斤馬十匹徵疾詔弟賜藥許其子尚主上親自製碑又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徵歿朕亡一鑑其得君如此

王珪與魏徵同事太宗嘗問珪曰卿識精通復善議論玄齡以下悉皆品藻且自謂與諸子何如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

不及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為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為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

褚遂良初為諫議大夫太宗問曰起居注所書可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過惡庶幾不敢為非未聞自觀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臨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群小不受讒言朕守而勿失亦能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太宗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同輔太子高宗即位召無忌遂良李勣于志寧遂良曰此召必為中宮上意已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殺元舅功臣遂良受顧

命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入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曰皇后名家先帝臨崩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皇后無過豈可輕廢上不悦而罷明日又言遂良曰必欲易后請擇令族武氏經事先帝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臣請當死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引出之昭儀曰何不撲殺此獠貶潭州都督死嗚呼太宗有知人之明遂良有忠君之實惜高宗闇昧溺愛養成內禍幾覆唐宗爲人君者所宜深鑒

蕭瑀事太宗忠直清謹太宗問瑀以京國久長之策瑀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有封建之議上與群臣論周秦脩短瑀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

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也取之或逆
守之不可不順太宗可謂知所本矣
溫彥博字大臨警悟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若成誦
然進止詳華時人拭目觀之爭相稱羨
虞世南兄世基字懋世博學善草隸孔奐曰南金之貴屬在斯
人世南字伯施文章贍博太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虞
世南在行秘書也嘗誦列女傳太宗稱五絕上聖德論
祖孝孫為太常少卿作唐雅樂太宗曰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
史大夫杜淹曰齊亡作伴侶曲陳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
何謂不關隆替魏徵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
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溫公曰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
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

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奈何以禮樂無益於治亂乎

皇甫德參諫脩洛陽宮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誰敢復言賜絹二十匹

張玄素論事有回天之力諫脩洛陽宮襲亡隋之敝賜綵二百匹

岑文本字景仁十四詣司隷理父冤命作蓮花賦合坐稱賞

馬周字賓王上疏言臣歷觀前代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百姓治安惟在刺史縣令選用得人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以百姓不安

太宗問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

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唐儉言辭便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薛收

魏元忠相武后而奏臣自先帝以來蒙恩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后不悅太后不豫二張譖元忠云

太后老矣，挾天子爲長久計。太后怒，下元忠獄，與昌宗廷辨。昌宗賂舍人張說爲證，許之。昌宗曰：張說聞此言。問說，宋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獲罪流竄，榮幸多矣。爭有不測，璟當力爭同死。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趨使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趨臣，況在外乎。臣實不聞，昌宗逼臣。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幷繫治之。貶元忠爲高要尉，說流嶺表。

張柬之武后問狄仁傑欲得一佳士，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遷秋官侍郎，尋拜同平章事。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柬之與崔玄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謂羽林將軍李多祚曰：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遂與定謀。柬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歸柬之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請東宮

迎太子斬關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斬二張廡下太后驚問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遂傳位太子中宗即位長史薛季昶謂柬之曰二凶雖誅祿産猶在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猶机上肉爾三思與韋后通譖柬之等不甘封王罷其政事遂封柬之漢陽王彥範扶陽王恕己南陽王玄暐博陵王三思使鄭愔告謀反貶諸州司戶尋殺之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矯殺三思崇訓上殺多祚及太子嗚乎柬之之智謀安在反不及季昶邪使無多祚唐祚仍不可保中宗庸若此可勝嘆哉

狄仁傑懷英并州人同[illegible]時武三思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仁傑曰

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今移之他姓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未聞姪爲天子附姑於太廟乃召廬陵王爲皇太子后信重仁傑謂之國老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后屈意從之太后欲得佳士爲宰相仁傑薦張柬之卒安唐宗又薦姚崇桓彥範李爲名臣仁傑眞社稷之臣也婁師德爲人寬厚清愼犯而不校其弟剌代州師德曰榮寵過盛人嫉也何以自免弟曰人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曰人唾汝怒也拭之逆其意不拭自乾咲而受之是也狄仁傑入相師德所薦仁傑不知意輕師德擠之於外太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雖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仁傑愧曰婁公盛德爲所容久矣以功名終

姚崇由許州刺史爲兵部尚書宋璟由洛州長史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協心戮力革中宗敝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有貞觀永徽之風玄宗即位每事咨訪應荅如響奏十事曰行仁政罷邊兵嚴法律遠宦寺絕外貢重官職肅朝儀納忠諫罷佛老營造抑外戚山東大蝗崇牒州縣捕之

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直諫上敬憚之而屈從突厥默啜久爲邊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本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心生僥倖痛抑其賞授以郎將靈荃痛哭而死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剛直過崇志操雖殊輔治和協二人進見上爲之起去臨軒送之得君如此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賞邊臣而忠

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有先見矣

韓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居相位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輙問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當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臣道第七 賢臣

張九齡與韓休並相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宥之九齡曰祿山有反相不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著千秋金鑑錄述前世興廢上欲相李林甫九齡言恐為社稷之憂上卒相林甫而罷九齡祿山反上思九齡之言遣使曲江祭之厚恤其家朝廷安危繫乎相賢否使韓休九齡不罷豈有天寶之禍乎

楊綰與常袞並為侍郎同平章事綰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聲樂五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中丞崔寬毀其第宅上方倚綰革弊政而綰卒上悼之

曰天下欲朕致太平何尊揚綰之速甚矣德化之及於人也如此

常衮為相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官爵之濫衮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奏請不允代宗欲大用李泌常衮曰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用之衮言善矣若黃霸為相損於治郡者是矣

崔祐甫代常衮為相欲收時望纔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或議卿所用多涉親故對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詳熟苟未之識豈諳其才李正己獻錢三十萬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甫請遣使賞賜青淄將士正己慙服諸道亦知朝廷輕財太平之治可望

陸贄剛直忠貞盡忠輔國知無不言前後奏䟽累數十萬言切

時澂致君澤民安邦安國人心悅服朝野交懽識者謂宣上所親信事無大小必與謀議號為內相然數直諫忤上意極言盧杞姦邪上雖貌從中心不悅又贄拜相極陳裴延齡掊克斂怨延齡日譖贄上信延齡不直贄竟坐謫貶死時論嗟惜知唐室之不競基于此矣

陽城徵為諫議大夫人想望風采曰必死諫諍職下城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譏之及陸贄上怒甚無敢救者城慨然率同列論陸贄無罪裴延齡姦佞上怒欲罪城將軍張萬福賀朝廷有直臣時將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取白麻壞之段國子司業

杜黄裳時藩鎮強盛黄裳勸上振擧紀綱裁制藩鎮於是用兵討蜀威行兩河又言王者上承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孜勤不可暇逸以格君心黄裳建議征蜀又指授高崇文方略皆中

賢臣。贊裴有經濟大畧不拘小節故不得久居相位惜哉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求入朝已而稱疾元衡請下詔徵之詐窮遂反左右執錡斬之吳元濟反淮西。上以兵事委元衡李師道使人刺元衡

裴度當吳元濟反淮西度繼武元衡總兵征討李愬以李祐之計雪夜至蔡城擒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鞠場待度度還朝以同平章事進晉國公度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在相位知無不言以皇甫之譖而罷無意世事治園池爲綠野堂午橋酬詠詩酒與物無競以四朝將相威重四夷四夷見唐使必問度安否以身係國家安危如郭子儀者二十年

韓愈退之憲宗之世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愈官刑部侍郎上表乞以此骨投諸水火能作禍祟宜加臣身。貶

潮州刺史有鰐魚爲民害爲文驅之後文章經六朝而弊愈然
復古撥衰反正以道自任其功不在孟子下
李絳當憲宗時欲革河北藩鎮之權絳言王武俊父子相承四
十年范陽僕相謝功未可輕議淮西蔡與鄆謀同事征討俱中
其謀然與李吉甫多構隙怨二人並相絳鯁直數爭論吉甫善
逢迎絳請發錢百五十萬以贍將士之求歸將勝於發十五萬兵
之費皆策之善者絳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性鯁直數與李吉
甫爭論上前吉甫將意逢迎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構隙吉
甫言天下太平宜爲樂絳曰漢文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
賈誼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犬戎腥羶近接涇隴加
之水旱倉廩空虛宵旰之時何暇爲樂吉甫言人臣不當強諫
使君悅臣安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不義豈

得爲忠言陛下威刑未震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
成康文景而效秦皇父子觀於德裕僧孺李絳宗閔之論君子
小人判然而明雖庸人孺子皆知之況明君子乎
裴垍爲相憲宗推心委之垍亦竭誠輔佐君臣相得上問垍爲
理之要何先垍曰先正其心垍器局峻整處心公平人不敢干
以私雖故人求進用止資給優厚未嘗一資其
李德裕爲敬宗即位昵比群小游幸無常德裕獻丹扆六箴曰
宵衣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又奏出師征吐蕃之利牛僧孺
沮之二人繇是德裕數攻日久傾朋愛憎人多怨之德裕秉政
引白敏中爲學士及失勢敏中排之貶崖州司戶卒
范質周之舊相性廉介門無私謁太祖受詔北征旋師質早朝
未退聞變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爪入溥手出

血氣不能對太祖重之以為眞宰相太宗亦稱質猶規規惜名器持廉節惜欠周世宗一死爾

王溥與范質同相同罷家無餘貲雅好讀書寫卷

魏仁浦亦舊相或輕其不由科第進世宗曰自古以文武才略為輔相豈盡出科第邪

趙普以一掌書記三遷為宰相開國元勳普居第一言聽計從內外無間雷德驤言其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吳越私遺普金帝置不問其寵遇如此夫何太祖輔托傳弟及子而大漸不除太宗入侍散遣宮人語祕不可聞普受遺命載在盟書而乃背食前言阿附逆意宋后死不成喪涪陵武功不得其死槪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言與上負太祖罔極之恩下負太宗滔天之罪死有餘辜視王陵長孫無忌褚遂良狄仁傑輩不可同日

語矣

齊賢弟曰儼侃侑信俱弟進士太祖嘉儀操行欲相之爲趙普所沮太祖入冠帶見儀因儀能辨僞蜀乾德年號稱宰相須用讀書人諸弟俱官起居諫議參政補闕之職

呂蒙正爲宰相質厚寬簡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之但當去其甚者又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夫人之情僞君子豈不知第當涵容則衆事皆濟觀於朝士指斥此子亦參政之語置之不問非宰相寬宏之量能若是乎

張齊賢以十策獻太祖曰下幷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太祖命太宗可收爲相其守荊州夜遣兵擊破契丹其策驗矣君皆忠於君居家孝於母非偉人歟

呂端有器量而性寬大雖屢擯斥不以得喪介意趙普稱其奏事

得嘉賓。宗嘗言遇性術未嘗慍，有輔相之器，清靜簡易，能識大體，能致人主。君有大事，必經許，則奏聞，可謂深結主知者也。

李穆初知開封，剖決精微，姦猾屏迹，豪右無容，莫敢干以私，故大用。性至孝，謹厚純正。母喪奪情，以哀毀卒。上臨哭曰：國之良臣，方倚用而遽歿，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非賢而有德者歟。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慕范滂以澄清為志。參知政事，致治雍熙。

蘇易簡職司翰苑，參政中書，學問該博，政事優長。其在翰林，上待若賓友。母薛氏賢，上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幼束以禮讓，長訓以詩書。上曰：今之孟母。

賈黃中守昇州，視府舍，獲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籍，表上之。太宗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汙法害人。賜錢二十萬。[illegible]

林與直循默守位

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作假山宴樂，坦曰但見血山。王問故，坦曰見里胥督稅捕民鞭笞見血，非血山而何。太宗亦為假山，聞之遂止。王之宮人誣奏坦撿束王成疾，上怒，捽宮人杖之，召坦諭勞。太宗可謂善教子而任官者矣

李沆為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使人主知民間疾苦，不為奢侈土木之好。嘗曰：為相無補，但不行四方利害，又曰：論語言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為相者能行，不故王旦稱為聖人

王旦為相，務鎮靜，注守淳樸，自處儉薄，為寇準沮王欽若，有知人之明。執政十年，任選至尊寵，無過差。惜士獄若誣奏天書，旦心知其非，遂勉舉行。次欲諫則已同之，欲去則上待之厚，旦不樂寢疾，遺令削髮緇服。識者謂旦得君安於勢位而不能以

正自終云

寇準爲相太子元佐不法太宗欲廢之問準準曰必得罪實案有巫蠱之迹又謀立太子準曰不可謀於中官遂立真宗而奏事切直太宗怒起攀衣請決契丹入寇力勸親征和議成議歲弊毋過三十萬上自澶淵還待準加厚欽若恨之數毀準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準以陛下爲孤注小人之妬賢如此丁謂以準輕己乃肆爲讒譖用計斥準竄至雷州謂亦貶崖州過雷準遣人以禮迎之爲乎正人君子常見陷於小人丁謂欽若是也

畢士安與寇準並相上曰準剛而使氣奈何士安曰北戎跳梁正宜用準士安清倹厲名節及卒上謂準曰士安君子人也斂弱眞行有古人之風其君臣相孚如此

向敏中初與呂蒙正並相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喜宴遊張齊賢放曠不檢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由河陽再入相

張詠初知杭州歲饑寬鹽禁再知益民鼓舞相慶其前後多惠政教化大行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為義真宗稱其才任將帥嘗為十州宣撫闢異端毀淫祀以正自持

楊億為學士性耿介坦夷重交游崇名節而論善惡太明人多怨之文章敏速與劉筠齊名當契丹書真宗欲更改億不從求罷立劉后又不草制王欽若譖之一夕亡去再徵為太常少卿筠為學士丁謂復相草制筠不奉詔後為御史中丞二人剛介如此

錢若水少入嵩山見陳搏搏目之曰急流中勇退人也拜樞密

副使求四十致仕

种放隱居南山聚徒教授真宗召 爲司諫拜工部侍郎說節飾輿服市良田特論薄之

王曾爲人謹厚試三場俱第一入參大政正色獨立爲相七年外戚多被裁抑忤太后意出知兖州遷大名北使過必飾其從不敢疾民爲立生祠前後輔政十年言天下利害皆市中理性純儉罕見其喜無敢干以私上篆其碑曰旌賢之碑真偉度君子人也

呂夷簡居相位仁宗母李宸妃卒太后不成喪夷簡請發喪成服葬以后禮仁宗後覺悟發棺改斂始釋然前後在中書二十年韓琦范仲淹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皆所引薦嘗奏令參政宋綬編中書總例雖庸夫執之可隆相業其剛明廉直如此

李迪與丁謂並相謂擠寇準進林特迪怒詬謂以手板擊之謂怨怒迪欲致之死貶衛州中使至賴客鄧餘保護或詰謂曰迪若貶死如公謂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太后崩復相與子東之早年告老人比之二疏正人不為邪人所容如此

張知白為相常情名器無毫髮私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龐籍凡再相再任郡樂恬澹不嗜榮利召自定州求致仕益力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力留奈何欲去之堅籍曰力衰獻棄而去豈知止足者哀亡上許之

晏殊同叔七歲試童科擢昇王教授與仁宗講學及遷朝職未歷州縣入副樞密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意出知應天

府。興學校，俾范仲淹主教事。居相位，西夏寇邊，請罷內臣監兵，以陣圖授諸將。雖早貴，清儉如寒士。自少至老，篤學，稱人之善如己出。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俱出其門。富弼、楊察皆其婿也。仁宗篆碑首曰舊學之碑。著類要一百卷

杜衍居相位，務裁抑僥倖，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中丞王拱辰劾衍婿蘇舜欽祠神盜謗，衍相七十日而罷。以太子少師致仕。家故饒財，悉分施族姻貧者。歸老無屋，寓居驛舍，清約如此

魯宗道性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為小謹。上厭其數諫，進曰：臣職司諫議，敢厭頻煩。上悅，書殿壁曰魯直。入參政府。太后問唐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太后幸慈恩寺，欲而輦。宗道曰：婦有三從，前行不可。貴戚莫不畏憚，目為魚頭參，言骨鯁也

范仲淹少有大節，慷慨有志於天下，不擇利害為趨舍。西夏元

昊反仲淹為陝西經畧副使其禦敵務持重不急近功築城塞要害地韓琦欲與賊戰仲淹以為難好水川果敗初呂夷簡嘗黜仲淹西兵起仲淹復用二人相懽戮力平賊入參大政上以太平責仲淹韓琦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置義田以贍宗族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畫像立生祠卒也羌酋數百衆哀働寺飯僧三日而去非知仁勇三者之兼有者乎

蔡齊為學士楊太妃受太后命保養上那太后崩遺誥尊為太后臨朝齊力爭不可議乃止

丁度參知政事性純質無嗜好嘗告諸子曰王旦為相十五年猶布衣汝曹宜自力吾無請也

宋庠為相練達故事始號正也好別是非可否由此斥退及在相位乃浮沉自安然以忠厚見稱

章得象爲相。入謝，上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
卿忠清無所附，未嘗有干請，性簡澹持重。先在翰林，太后遣人
至院，得以正色不交一言。上由是重之
孫奭爲侍講，仁宗或左右瞻視，奭拱立不講；每講禮經，必莊爾，
上爲之悚然改容
孔道輔爲中丞，使契丹，優人以先聖爲戲，道輔艴然斥其非，其
主使主客謝之。郭后之廢，道輔率范仲淹等十人伏閤下言不
可廢，言之不已，出爲郡守。先爲寧州推官，真武像有蛇穿其前，
郡將而下遂拜，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
包拯初知諫院，劾外戚張堯佐；尹開封，令行禁止；事親孝，天性
嚴肅，不作私書，絕私謁，未嘗以色辭悅人，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惡俗吏苛刻，亦務爲寬厚。嘗官待制，人稱包待制

臣道第八　賢臣

韓琦爲相英宗即位得疾曹太后臨朝左右構讒謗兩宮成隙琦極言切諫調護如初英宗疾愈琦請太后還政遂命撤簾英宗疾甚琦請立太子潁王項神宗即位王安石柄用琦懇求罷判相州安石變法琦在相州言青苗錢不便上不從即命撤給之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居郡八年而薨上篆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琦天資忠厚辭氣雅容人未嘗見其喜慍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其待士無貴賤禮之如一苟公論所宗雖素所不悅必用之於事惟視義如何不私於己其忠厚猶郭子儀裴度子四人忠彥粹彥純彥嘉彥

富弼自汝州入見神宗問治道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惡又問北事曰二十年未可用兵問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弼言新法不可累表求去薦文彥博上曰安石何如弼默然弼卒遺表曰忠諫路絕諂諛日聞宮臣不可將兵興利之臣爲國生事西事可憂宜詔其改心效順弼早有公輔之器名聞夷狄遼使至必問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不忘朝廷薦王質王素余靖吳奎皆知名士德政與韓琦相方云

封鄭文忠公

文彥博與富弼並相上曰古之命相或夢或卜今命二相豈不賢於夢卜哉彥博爲人凝簡端重契丹使臣見之曰天下異人哲宗之初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居洛與富弼結耆英會雖端謹而顧盼有威事四朝更二府爲將相五十年夷夏之望聞于四夷封潞文忠

公

歐陽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善訓。居兩府七年。與大臣王國論好別是非。多忤誹。英宗曰。脩性直不避衆怨。疾五季文弊。既然學古。上宗韓愈。大變。上嘗受詔脩唐書五代史。法嚴而辭約。用春秋法。師其意。不師其辭。文章政事拔萃超群。今之韓愈也。封楚文忠公

蘇洵與二子軾轍至京師。謁歐陽脩。上權書衡論機策。拔文安主簿。參脩禮書。安石名日盛。洵著辨姦論曰。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人之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豈其情也哉。斯人不用吾言爲

過孰知禍之至此不然天不將彼其禍而吾獲知人之名悲夫洵歿安石用事其言大驗惜洵不永其年不究其才使得所得位必有大過人者號老泉

司馬光位重保衡學傳道統德全仁義功盖乾坤不與安石同朝則可與伊傳周召房杜姚宋同芳不朽矣天不祐宋如此於書無不讀文辭宏深有西漢風博極群書不喜佛老

呂誨爲御史中丞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數其十事司馬光稱先見不如呂誨安石初執政誨已劾之誠哉明矣

范鎮知諫院仁宗未定儲嗣鎮請者三上章十九待罪百日須髮爲白爲翰林學士言新法不便辨蘇軾誣販私鹽辨孔文仲對策直言被黜極言青苗重歛困民不從懇求致事

吳奎參政中書有輔立先帝之功

唐介參政中書與安石爭新法憤悶發疽而卒

趙抃知諫院爭新法安石怒曰坐不讀書抃曰臣讀稷契何書可讀入參大政言不聽出知杭州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告不爲知越州旱蝗米貴禁增米價抃任其增價米商輻湊價因以賤歷官所至琴鶴自隨謚曰清獻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爲哭於影堂將貶曾布誤感安石爲翰林學士嘗吹笛安石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曰願相公遠佞人

呂公著爲相持正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簿滋味人不見其疾言遽色無窘惰容世俗紛華淡然無好識慮深敏苟便於國不計私利害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御前議博取衆善以爲善所守毅然不可奪詔議肉刑堅不從其

忠直如此此

呂大防與范純仁同心輔政爲人朴厚忠直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政府八年始終如一

范純仁爲相濮守吳處厚言蔡確作詩誹謗臺諫請誅確純仁堅不可又欲貶確嶺南純仁曰此路荊棘八十年奈何開之吾輩恐不免章惇用事貶削純仁寬簡勤儉任子恩先於疏族[illegible]後幼子五孫皆未官其謙讓清謹如此

劉安世爲中書舍人面折廷爭號殿上虎爲章蔡所忌太后亦憚之由黨禍貶謫歷循梅高新雷化賓七郡皆死地安世絕欲養性處之恬淡竟得北還

傅堯俞爲中書侍郎皇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金玉君子也

劉摯蘇頌俱爲僕射貶黜而終于黨禍

王存爲吏部尚書不爲詭激而遇事有守司馬光曰並與萬馬
中能駐足者王存
韓惟爲門下侍郎
宋軾博學通經從歐陽脩學古文爲安石所惡不大用爲翰林
學士被章惇譖貶嶺南
蘇轍門下侍郎軾之弟軾著論語尚書周易解轍註詩春秋刪
論史記爲古史
范祖禹翰林學士平居恂恂不言人過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
每進講列古義參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爲章惇
所斥死化州
陳瓘鑑中爲左正言劾章惇誤國劾向宗良兄弟藉太后希寵
劾蔡京廣布腹心愚弄朝廷言王安石日錄辭多詆誣貶廉州

著尊堯集辨安石之誣神考爲堯蔡京章惇雖待瓘厚而瓘不阿附之諸公薦瓘斥姦不避死曰彼與爾所知吾爲仁由己號了翁

江公望爲左司諫與王繒並以風節著嘗曰榻前一磚地乃臣子對君父極言天下事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庶可免矣

任伯雨爲右正言劾章蔡半歲百八疏

鄒浩爲吏部侍郎以黨例黜楊時稱其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遇事接物如虛舟而堅挺如精金美玉不可磨磷

龔夬爲殿中侍御史劾蔡卞曰卞謂獨得安石之學以欺朝廷參預朝政望竟黜之

豐稷爲司諫例黜召還徽宗嘉其剛直曰詆毀神考豈稷第一

張舜民其次

張舜民爲右諫議大夫在職七日上六十餘章言以廣將所御老師役飢民而爭曠地

楊時中立爲諫議大夫數陳時政得失遷工部侍郎兼侍講陳說古今治亂號龜山先生

胡銓邦衡爲編脩官秦檜主和議銓上疏曰陛下一屈膝則宗廟社稷盡汙夷狄天下衣冠盡爲左衽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責虜使之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新州金人以千金購書見之大驚檜死召還官資政殿學士邦衡雖無攻城略地之功而有匡主

芘民之策王庭珪民瞻作詩送行貶新州十九年既歸任敷文
閣學士
陳康伯爲相高宗曰卿静重明敏語不妄發眞宰相也金人入
寇康伯曰陛下幸閩越大事去矣中使持御批云虜未退且散
百官康伯焚之孝宗呼丞相而不名曰康伯有器識從容不迫
可比謝安上書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
陳俊卿爲吏部尚書曰君臣之分雖嚴情不可不通上曰朕有
過卿宜盡言入參大政勸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肅紀綱謹號令務寛
民力將兵官不見執政俊卿請付兵部閲視察其才略由是兵政
復歸中書與虞允文並相允文欲遣使至金求陵寢地俊卿不
可竟不復得地曾覿以潛邸舊恩倖幸擅權士爭附之俊卿言覿
招權納賄上遂疎覿俊卿其賢矣乎

虞允文金亮入寇允文為中書舍人至采石犒師虜方逕渡江諸
將欲遁允文曰國家養兵三十年顧不能一戰乎時王師少卻允
文拊軍師時俊背曰汝以膽略聞今在陣後女子耳俊進海舟
衝敵舟敗退射敵騎於其岸亮怒斬其將劉漢臣金人弑亮允
文之策也
黃中為給事中多封還詔書為群小所惡諫官尹穡詆中為張
浚之黨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未滿歲告老朱熹為上書頌為弟
子其為人可知矣
王十朋由侍御史改吏部侍郎劾史浩議和之罪
龔茂良參政中書時為朱熹從臣皆亂退茂良不避道茂良白
上治效言其擐朝服而卒
蕭燧參政中書孝宗稱其質直不阿權知樞密

謝諤為工部尚書言差役顧役宜並行又言役當從民便官司
不得干預號艮齋
周必大子充中詞科輔孝光寧三朝宰相傳學多文相業隆盛
退居十五年封益文忠公
留正為丞相劾武臣姜特立之招權納賄不聽去相位不許寧
宗即位以五更致仕再相五十日韓侂胄以內批罷之及禁偽
學以正引用偽黨再黜
葛邲為相期年而罷光宗祔廟議者請周留皆偽黨請以邲配
享
趙汝愚參知政事定策立寧宗皇帝為丞相韓侂胄欲望建節
恨汝愚抑之謀諸汝愚汝愚性疎直不悟其奸汝愚為政務裁
抑僥倖求進者多怨之侂胄秉政群邪和附誣汝愚謀危社稷

謫零陵至衡陽疾服藥而卒

章穎由司諫陞禮部尚書彈劾弗避光宗稱爲好諫官告老歸田以壽考終

黄裳元宗時爲嘉王翊善〻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須求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爲誰以朱熹對由是被召

彭龜年爲言諫者宗疾〻上書光宗請問疾叩頭出血贊寧宗召朱熹陳傅良爲吏部侍郎力攻韓侂胄言與侂胄不兩立補外郡而卒

陳傅良爲中書舍人韓侂胄以御批罷朱熹傅良與劉光祖乞留之光祖名在黨籍其撰涪城學記云世方以道爲僞而學爲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蓋謹其所先入以

待夫豪傑之興為諫官所劾竄房州

楊萬里廷秀博學通經不得登從班諸賢擯斥余端禮京鏜力薦固辭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士大夫高之孝宗御書誠齋二字註易傳嫉侂胄擅權憤疾而終謚曰文節

司馬光呂公著王岩叟傅堯俞趙瞻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姚勔吳安詩王汾張耒晁補之賈易程頤秦觀宋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周蘇軾范祖禹劉攽錢勰鄭俠凡四十六人為元祐黨人

任伯雨陳瓘龔夬馬涓陳祐李深張庭堅江公望鄒浩王覿豐稷陳次升謝文瓘張舜民凡十四人以論諫詆罪貶竄

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時語曰蕭朱結綬出處同比

范巨卿張元伯友善約後二年相見及期元伯殺雞相候母曰二年之別千里之遠何信之審耶元伯曰巨卿信士至期果至

元伯病死柩車不發母曰得非待巨卿乎果至輀車遂行

寇恂賈復初交惡光武解之爲刎頸交

張詠與寇準定爲布衣交及準大拜勉使進學

柳宗元劉夢得同貶宗元得柳夢得得播宗元曰夢得有老母播州非人所居請以柳易播